

汴京残梦

黄仁宇全集

第十三册

The Shattered Dream in Bianjing

Ray Huang

九州出版社





中青院 11 000670831

黄仁宇全集

第十三册

汴京残梦



九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汴京残梦 /

(美) 黄仁宇著 . —2 版 . —北京 : 九州出版社 ,
2011.11

(黄仁宇全集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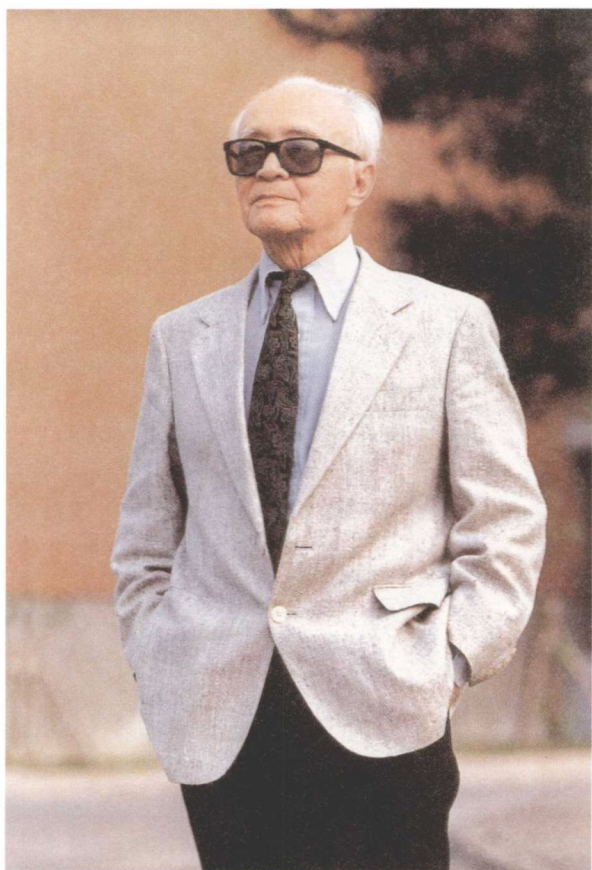
ISBN 978-7-5108-1226-2

I . ①汴… II . ①黄… III . ①长篇历史小说
—美国—现代 IV 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27908 号

The Shattered Dream in Bianjing

R a y H u a n g



晚年黄仁宇



1997年黄仁宇夫妇与儿子、儿媳及新生孙子克里斯托夫（Christopher Huang）合影

楔子

——话说那大宋宣和年间，杭州府学子徐承茵、陆澹园、李功敏三人来到皇都汴京，参与礼部应举，不料朝廷更换法度，废科举，兴学校，今后取士概由学校升贡。那三人道：“小的熟读诗书，也及于押韵黏贴之类，怎奈朝廷朝令夕改，于今倒只注重书画医算，与小的等十年窗下工夫本末相违。此莫非前功尽弃，直恁地了得？”

——慢一点，你写的书是准备念给明朝的人听，还是供现代读者看？

——何来，——怎么的哪？

——你的话本要是念给嘉靖万历年间街坊上的人听，倒也有它的风味。可是你要在新世纪来临之前做畅销书，却免不得另有研究。其写法务必融合于当代读者心理。

——可是我所叙乃北宋末年事，难道不顾八九百年间的差距，用当时人不知其所以然的语句，作当时人无从了解之想法？

——你写的是小说，还是历史？

——历史小说。

——这就是了，究竟还是小说。小说者 fiction 也。fiction 者寓言也。历史只注重事实何以如是展开。历史小说虽不离现实，但是要兼顾应否如是展开，是否另有门径。因此务必迎合读者心理，叙实时与读者一同叙实，虚构时与读者一体虚构。即纵有瞒谎之处，亦要吊通读者彼此包瞒圆通，否则武松赤手空拳打死老虎，卢俊义壁上题反诗而不自知，宋江在李师师宅之阴暗处窥见徽宗等事，又如何站得住脚？难道全能禁得起合于逻辑之质询？

——那么我这文稿，你以为是话本的，应如何处理？

——放弃它，一切重来。

目 录

楔 子.....	1
第 一 章.....	1
第 二 章.....	5
第 三 章.....	15
第 四 章.....	21
第 五 章.....	34
第 六 章.....	44
第 七 章.....	50
第 八 章.....	56
第 九 章.....	74
第 十 章.....	81

第十一章.....	98
第十二章.....	105
第十三章.....	115
第十四章.....	121
第十五章.....	135
第十六章.....	144
第十七章.....	152
第十八章.....	162
第十九章.....	167
第二十章.....	172
第二十一章 尾声.....	186
附录	
张择端为我书制图	
——历史小说《汴京残梦》写作纲要.....	189

第一章

他虽然气喘未已，却神智清醒。

他知道自己亟应站起来。如不即刻站起，可能永不会站起。尤其也要使坐骑迅速站立得起来。马匹四脚落地，可不是好现象。

他们已在下山的坡道上，这是一座小山坡。继续下坡，应离人烟之处不远，或者前面即是真州。

陈进忠到哪里去了？这家伙……

不，他不当对自己的马弁怀疑，他不过往前探视，打看有无村舍，可否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，也先替他找一杯开水喝。要不是他如此一介孤忠，他不可能随着自己到这蛮荒绝境里来。为什么他连马也带走？他不得不如此。这里一片荒凉，连一株系马的树桩都没有。

要是能撑到真州那就好了。先不管他金人是否驻在，讨到一杯开水喝再讲。况且“渡易水，歌燕市”，他别无他法，只有有进无退。

他一闭眼就想到自己母亲，不知她老人家这时在杭州家乡在做什么？还在绩麻？她曾不时替自己沏得好一壶绿茶，现在儿子连一杯茶都喝不到了。她老人家连壶嘴已砸破的茶壶都舍不得丢。她开口就说：“他们都不叫他徐老爷和徐相公了。有些外头衙门里来的人就提名道姓叫他徐德才……”

他在杭州时真耐不住她的啰嗦。为什么现在置身在河北的荒丘上，倒记得起这些话？人穷则思父母，这话是说得不错的。可是他并没有联想到自己的父亲。他名叫徐德才，人家都以为他是徐得财。结果又无财可得，还被人视作“工商异类”。怪不得自己三代无名，无法与公卿将相的子弟较量……

不，他不应当如此轻蔑自己的父亲。好子不厌家贫。他不是立志自己打开一条出路么？不是决定以军功起家？并且吟诵着“圣代即今多雨露，暂时分手莫踟躇”么？他仍是只有有进无退。

他强睁着眼睛想站起来，只是气喘未已，站不起来。眼看那坐骑也和他自己一样，在很费力地吐气。要不立即站起来就会永站不起来了。他想来害怕，所以再又闭目思量。

闭下眼睛，他又见及祝霈，画学正何叙，集贤院领院事的郑正，和他一起去南薰门里油饼店吃茶论说的太学生，甚至和他一起搭船南归私带骆驼毛营利的白某。何以会牵涉想上这许多不相干的人？他想逃避当前现实。他想把躺着的荒丘和垂死的坐骑当着一场梦寐看待。他只能从远处着想。他想着在清江口学画船，在万胜门练骑马，在潭州或长沙买毛边纸习大字，河阳，江州，荻港，姚沟，蒋埠……

可是忖来想去，他忘不了那张择端带稚气的笑容。他也难忘记李伯纪大人稳扎缓进的策略，又不时仍想起五姐茂德的“汴京八景”。想及这些人，也逐渐将他自己带回此时此日，重归于此身此地。因着陆澹园而怀念着小妹苏青，因此也听见她所说的“哥哥好生照顾自己，娶个好嫂嫂，好生服侍双亲，那我也放心了”。

想及苏青，也想及曾有床第之缘，却未亲芳泽的楼华月。为什么把全不相干的女孩子混在一起？只见得红颜命薄，上下皆然。即是苏青今日成亲，以陆澹园的习性而论，她的前途仍在未卜之数。



想及五姐，必然也想到她那“淘气的小妮子”之念妹。这时候引上心爱人，不禁心头刺痛。

这两两年来的经验：一触及自己心爱人，欲即不得，欲见不能，两年之内也难得通过四五道书信，总是隐伏着前途未可知之数，想来不免心慌，现在既已呼吸不灵，不能再犯上心慌。

难道绿窗新语，烟雨传奇，你读“‘见关’莺语花底滑”，我读“‘瞰关’莺语花底滑”还不令人寻味？谁不知道“瞰”即是“见”，而且句中也带着芳馥的气味？他们之间还有“紫径撷英”如此离奇之事端？又有“苏堤对岸人畔柳”水中看去的倒装法？再随着“九嶷山里深处，洞庭湖岸近旁”的两地相思，这不全是古今带着流风遗韵的人物也难能遭遇的机缘吗？

可是至此看出：“此情可待成追忆”，一切都已既往。今生无望

已是大势所趋了。他一生只见过她三次，这第三次，很可能为最后一次。他为什么要在道别时说出“天上人间会相见”的不吉祥语？可能此句已成谶语，他还害怕金人还要将她派嫁番王。这时候救护不得，自己卧在荒郊，坐骑待毙……

为什么陈进忠还没有回来？看来他永不会回来了。

不，他扭转自己。不承认也否定今生无望。再过一会子，只要气喘稍止，他仍要挣扎起来。纵使“频年踟躅成梦幻，几度驰驱付尘烟”，他仍旧可以卷土重来。要点在想宽想大想远。

他还在候着陈进忠。马弁回时，他要他将自已搀起，马也扶起，这才是卷土重来。他一定要从高处深远处和大处着眼。

他可以纵观五年之前还没有和心爱人邂逅时的情景。不要沉湎着现今是靖康二年，或者什么建炎元年。让它倒推回去，只说于今又是宣和五年吧。

第二章

宣和五年三月二十日，徐、陆、李三人在敦义街铁老虎巷刘家缕肉店晚餐。这家烧得好的炙金肠，主菜则有沙鱼两熟和蕈炒腰花。这里的店小二早已知道三位老主顾乃是今朝的文魁才子，他日的尚书侍郎，于是引进后楼的僻静房间，不容下流妓女闯入卖唱乞讨，也负责挡住本路查问的巡检。三人才能在酒饭之余畅所欲言。

酒过三巡，陆澹园脸已微红，此时说起：“我想这一套视作荆国公的新法与否无关大局，主要的它一定行得通。”

徐承茵提起他的注意：“你去年冬至前还说公算不高。”

“承茵兄，此一时也，彼一时也。”陆澹园再抿一口，继续说出，“迄至年底他们还只让我们清点骑兵数目，我还是将信将疑。可是于今他们将步兵人数也一并交付我们清理，这是一个重要的关键。”

徐承茵心里明白：陆澹园算学刚毕业，即派至新成立的审计院。初时尚不过是见习官，也和其他人一般无二。可是自今年元旦起，天下兵马人数全让审计院清理。然来枢密主兵，三司主财。各节度使和各都统监所报的数目总是至枢密院的少，以便在作战时推卸责任；至三司的则多，以便虚冒粮饷。于今审计院职在照磨，亦即是要查勘得明白。不仅报至京师各衙门的数目要彼此相符，即各路的

总数也要与下属的分数能够核对。于今院里又扩大职权，陆澹园也加了一个离奇的头衔，称为“延引官”，有从八品的级位。

谁不知道“不怕官，只怕管”？于是各路派来京师的承应人员少不得要到审计院问安送礼。主要的任务乃是解释账目上的数字彼此不符各有缘由。当中有结账的前后时间地点不同，也有驽马出生，也有严寒冻死，还有亡走复归，总之即少有不符，亦无虚冒隐瞒情事。于是圆通默许之后审计院人员也一齐沾光，他们的举止较一般京官阔绰。正今陆澹园也腰束一条时尚的鹅黄围腹，较两位学友的气派要宽裕得多了。

说到这里，陆澹园又用一只手指着承茵：“你们那里怎样？画卷有标题作交代没有？”

徐承茵只连续地摇头两次。这时候只有李功敏还是默默无语，他斜面对着镶银竹箸上的刻字直看。竹筷上的刻字为“人生一乐”。乐字用行书，写如牙字多一捺“𠂔”。箸箸如是，自甲子、乙丑、丙寅年间至今并无不同之处。但是李功敏——于今国子监的助教——看去的时候好像当中有很多值得思量之处。陆澹园打破他的凝思。他发问：“敏兄，你看如何？”

李功敏放下竹箸，又慢吞吞地喝了一口茶，才以长兄的身份讲出：“我的看法仍和以前一样，新政行得通行不通不是我们三人可以解决的问题。我们的办法无乃安分守己不求急功。陆兄既已升了官，徐兄也为画学副正——”

“画学谕。”徐承茵更正了他。

“好，就是画学谕，也是正九品。于今朝廷待遇的俸禄也不算过薄，听说今年春夏之间禄米还要增加——”

陆澹园据所知插入：“最低限度以前的每月二石，今后一律三石。”

徐承茵听得这消息也不免感到兴奋。月入三石。他在东京并无眷属。要将三石禄米的领单卖出，又有两季绢布，又有街上作画的

出差费，则月俸的十四千总也可省下七千八千。蔡太师的新政对各人目前衣食上讲倒确有好处。

李功敏又拿着筷子上的字在看，可是这国子监助教并未就《说文解字》阐释箸上篆文，而在继续着他三人遭遇的话题：“我想人生上最重要的无过于知足。两年前我们来到汴京，时值朝廷更变法度，废科举，兴学校，我们错过机缘没有赶得上进士及第，荣宗耀祖，这算是不幸。但是不幸之中也有大幸。因为如此大家都能入学就业。据现今的办法一万七千多人考六百个进士，即算皇恩浩荡将名额增至七百，也仍是大海捞针，并没有探囊取物的容易。与其考得不中铄羽而归，倒不如大家都捞得一官半职的实际。”

可是他的解释触动了徐承茵胸中之不平。“功敏兄长，”他不由自主地说出，“话不是这样讲的。当初废科举，兴学校，此乃朝廷制度，我们没有话说。可是学校不行再兴科举，我们也应当一体参与应试，这是我们的本分。”

李功敏这时放下了竹箸，“你说礼部应考是你的本分？”他睁大眼睛向徐承茵质问，“有些应考的举子还说一体入学才是他们的本分呢！即是我们的太学生还相信我们学书学算学画的才逢得上天赐良缘呢！一年半进学，两年得官，他们还在羡慕我们。于今考进士还不知道能否继续。如果照陆兄说的新法准行得通，将来朝廷就要把你们首批学算学画的当做头等人才。其他科举出身搞九经十七史的只好瞪着眼睛看。”

陆澹园笑着说：“我想还不至于到那种程度。”

李功敏说：“你们还不相信。只要问我们的学生，你问他们还是现在待着守株待兔的准备科甲好，还是像你们一样一心就业的好？我敢担保十人中之九人和我们一样的先捞得一官半职。”

徐承茵心里明白，李功敏虽然和他及陆一样没有考上科举却上得书学，于今任职国子监，不论好坏仍是正途。即使朝廷政局有何